



月光城 随笔

银冈书院

周建新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银冈书院有了周恩来，陡然增色。

我知道银冈书院，快有半世纪了，知道的原因，是周恩来的一句话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。那时候，我还是个初中生，正在为“振兴中华”刻苦读书，激励我们的，就是周恩来12岁时在银冈书院回答老师的提问。

2023年立秋日，我乘车来到铁岭市内，又一次来到银冈书院。从博物馆站下车，眺望过去，瓦青色的围墙上空，苍翠摇曳的枝叶之间隐现着古建筑的屋脊，古朴幽静之中蕴藏一丝神秘。耳顺之年的我，独自一人，顶着皓发白首，径直走过去，旧地重游。入口口处，我遇到了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们，他们的欢声笑语，把我吸引回了童年。于是，我不由自主地成了他们的“跟屁虫”。

银冈书院始建于顺治十五年(1658)，流人郝浴自建居室和讲学授课之所，是清代著名的五大书院之一，可以与我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嵩阳、岳麓、白鹿洞、石鼓四大书院相媲美，是东北地区唯一保存下来的古代书院。书院的正门，又称广亮门，两扇朱漆大门规则地嵌满银色乳钉，大门两侧，各有门房一间。隔着道路，书院的正对面，是磨砖对缝的影壁墙，上有枋柱屋顶，下有须弥座，素面当心浮雕“银冈书院”四个金色大字。现在的银冈书院，东西各辟两院。东院为银园，也就是带有长廊的花园，供人休憩。西院为银冈学堂，亦是“铁岭市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”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银冈书院应该很老旧，房脊的瓦，墙壁上的砖都已饱经沧桑，有茅草在房脊上左右摇摆。这次来参观，一把门锁将我拒之门外，银冈书院的老建筑正在维修，映入眼帘皆为崭新，忽然诞生出一种不认识的陌生感，好在是保持原貌的修旧如旧。

维修并不意味着闭馆，入口改在了西院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因为是免费参观，需要实名登记，参观者皆为铁岭市内人，唯有我一人是远道而来。不过，也有一群人未经登记，鱼贯而入，他们是铁岭某校组织的夏令营，穿着统一的校服，戴着统一的遮阳帽，在老师的引导下，列着整齐的队伍。

我放下签字的笔，我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尾随入

内，想蹭一蹭讲解。让人意外的是，讲解员和我一样，站在一旁，居然也成了看客。夏令营筹备得很周密，解说词同学们都曾温习过，他们轮流登场，在不同的展厅，讲解着不同的内容，讲解员只是偶尔补充几句。

有的孩子讲周恩来的家世，讲12岁的周恩来怎么长途跋涉两个月，从淮安千里迢迢来到铁岭，投奔伯父周贻赓，北上求学。有的孩子讲周恩来来到银冈小学堂怎么接受进步思想熏陶，刻苦学习新文化知识，发出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的雄心壮志。有的孩子讲周恩来登龙首山感受祖国大好河山，下乡村接触社会，体察劳动人民的疾苦。还有的孩子讲，周恩来怎样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。

孩子们的讲解，有板有眼，显然，他们不仅仅是参观，而是带着“课题”来的，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校外互动课堂。孩子们结束了“参观”，我这条甩不掉的尾巴，终于派上了用场。他们来到了院中央，站在白色花岗岩的周恩来雕像前，准备合影留念，我作为唯一的局外人，最适合端起照相机。

集体拍照之后，他们便进入了银冈小学堂的教室内，真正开始上课了，也把我这条尾巴挡在了外边。在琅琅的读书声中，我从角门走进了最早的银冈书院，也就是郝公祠的院内。因为维修的原因，院内所有的屋舍均由“铁将军”守门，好在我有许多从前的记忆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四合院，上屋正房三间为“银冈讲堂”，门外有碑两座，东侧为《银冈书院捐添经费建修斋房记》，其碑阴为《书院所添书籍》。这是我国罕有的古代石刻图书目录，被载入国家图书馆馆史，实为稀世珍品。西侧为《银冈书院资产碑记》，字迹清晰，少有风雨侵蚀痕迹，显然是仿效光绪十六年的原件。

院内的厢房是东、西两斋房，各为三间。西斋房现为藏书室、兼办公室，收藏郝浴与后来邑绅官员捐献及新添图书典籍数千册。东斋房为书院学堂，南北各有一铺火炕，炕上各摆两张书桌，两炕之间靠东的墙壁，摆放古书橱一对，橱门木心板上刻有楹联“晨登讲席歌尧舜，千山翠色落银冈；诗传画意王摩诘，船载书声米

舍人”。另外屋中有八仙桌、太师椅一组，是先生授课的座位。周恩来在书院读书时，即曾在此研习古文、书法。

“银冈讲堂”的后面，则是二进院套，这便是郝公祠，也是当年郝浴讲学与生活起居之地，房檐下悬有郝浴自题草书“致知格物之堂”匾额。“致知格物”是郝浴的座右铭，也是他的办学宗旨，传承着明代王阳明的心学思想。郝浴顺治六年(1649)中进士，两年后，升任湖广道御史，并委以钦差大臣重任巡按四川。因先后两次得罪吴三桂，顺治十一年“部议当坐死，上命宥之，流徙奉天”。从此，流寓于沈阳、铁岭，渡过了漫长的22年流人生活。

铁岭是清代三大流放地之一，天聪七年(1633)清军还未入关，就开始向铁岭流放犯人。顺治年间，曾有500多人被流放到这里，其中不乏当时著名的学者、诗人、画家等。顺治十四年，盛京大赦，郝浴虽然获得了自由，却很有限，只能选择盛京境内安家，不得返回故里。实际上，流人的身份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。

其父闻之大喜，筹集银两派人送来，助其在铁岭修建宅院。郝浴在“南门内之右”选中一片风水之地，成为努尔哈齐攻陷铁岭后第一个入住铁岭城的居民。郝浴自记：“戊戌五月下岭，卜居于南门之右，方十许亩，中为书室三间，前有圃种蔬，后有园种花，左壁吾卧室也。右壁一带，皆吾友连屋而居也。”

郝浴以他高深的学识，在家设帐办学，“昌明理学，启迪后贤”，培养生徒、普及文化，“开本邑教育之先”，自此，铁岭不再是蛮荒之地。流人都有很深的文化修养，郝浴的住所，自然就成了他们相互交流的场地，这里随之形成了独特的“流人文化”。

银冈书院的“致知格物”思想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，重塑了辽东文化。接替郝浴办学的董国祥对学生解释说：“知者，心之灵也。致者，推而极之以求蔽也。……天下、国家、身、心、意皆物也，诚正修齐以至治平即格物也。”

郝浴在此讲学十八载，至康熙十四年(1675)复职还朝，留所居宅院为书院，

并命名为“银冈书院”。斯人已去，但郝浴建书院时栽下的一株老榆树，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，日夜俯瞰着书院，年年抛撒榆钱儿，记录书院教化育人的功绩。

三百多年来，铁岭文人墨客都与银冈书院有交集，或少年时在此读书，成人后在此教书，还有的到访书院，在书院里吟诗作赋，雅集清谈。他们留下的诗集著述，记录了当时辽北的社会历史、民俗风情，许多细节，堪称第一手资料，弥足珍贵。有“一座银冈书院，半部铁岭文学史”之说。

除接受革命思想启蒙的周恩来，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的任辅臣、救国捐躯的邓士仁、抗日殉国的刘国安、血染雨花台的石璞等都曾在此就读，银冈书院也有“革命志士摇篮”之美誉。“左联”和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端木蕻良，也曾受过银冈书院的熏陶。

我从历史的遐想中走出，来到了东院，这是古园林建筑，称作银园。这时，银冈小学堂里琅琅的读书声已经停下，小提琴“我爱你中国”的声音悠扬地传来。在音乐的伴奏下，我来到了莲池，池中有总理生前最喜欢的马蹄莲花，有无数赤橙色、墨青色鲤鱼绕莲游戏。池上有单拱花栏小桥，可通东西。莲池之北，便是被称为“隐然卧龙”的“银冈”。现在随形就势修成假山，沿山脊修成四个亭台画阁，由曲廊相连。廊枋上有名人书法，园林景观和历史典故彩绘。

青砖雕檐的汉白玉影壁上镌刻着周总理的名句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，我正欣赏着，下课铃声响起，孩子们呼喊声，拥出教室，向着银园奔跑而来。此时，莲池中正在喷发人工云雾，孩子们奔跑进花栏小桥，与莲花荷叶融为一体，似梦似幻，犹如仙境。

